


集部

#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 疏十八

### 論王安石疏　宋呂誨

臣竊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昔如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相盧杞天下謂之姦邪德

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畧疏十事冀上寤焉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爭鵪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終英

宗朝陛下即位亦不赴闕一見及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慢前恭後見利忘義好名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屈萬乘之重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要君取名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與同列異議共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以塞公論是則掠美

於己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欲舉減等科罪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狥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入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驚

希進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
逐近臣補外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
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㟁
㟧聳動朝著作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前唯肆強
辯向與唐介爭論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
之人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
甚畏憚任性陵轢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
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先獻言俾岐王遷居

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朋姦離間其事九也令邦國經費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諸路名曰商榷財利其寔動揺天下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

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决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 進戒疏

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

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竊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

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諫調停疏　蘇轍

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廹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

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恱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内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

曰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葢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頼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葢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進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葢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

論邪正疏　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别邪正正臣當親而迎之邪臣當踈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咎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

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然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

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
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
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
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
皆有忠直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
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
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
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

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進流民圖疏　鄭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

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廪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隂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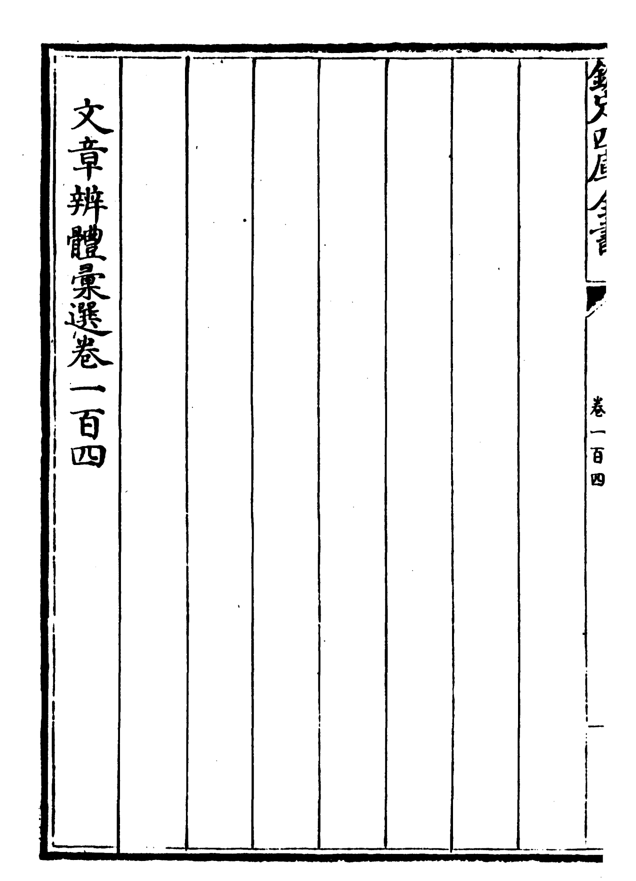
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替其

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耳抑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内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

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旁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餍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爼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

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飫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萬重之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

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折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

#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

宋　賀復徵　編

## 疏十九

### 諫立后疏　宋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

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葢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情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

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疑陛下者於是乎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

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害何可勝道尤

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内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德冠後

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糸實為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有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蕉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寔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

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説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君不及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

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願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進保伍策疏　李昭玘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

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爲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嬔宫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朋友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質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

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畊也相從而助畊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和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

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它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竄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歛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

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為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去幾以釋小過眚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蕃而不用昏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

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內自軌以至帥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

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為彊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版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寇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丘隴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隣罪不及於其友其犯法

也輕其背上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未得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伏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彊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淫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於貨邑里不告訐門關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

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饑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以漸致而力行矣

論蔡京疏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

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寔賛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

因其得罪從而擠毁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畧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凡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

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劍之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

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説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絶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絶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令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切料

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妹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

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葢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彦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辦再

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僊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僊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僊客而九齡自此浸跡終見黜罷令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僊客因勢覬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

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林甫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

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
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
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
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
也臣嘗為下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
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
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
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絶

減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憂𪍿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冦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托以它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

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論馮澥疏 崔鶠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寔是此見

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寔是之言聞於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吕公著吕誨吕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

士誰敢為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於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於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

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

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寔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寔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於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於國人則寔是見矣臣乞以瀕所上章並臣之章垂於象魏揭於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上三策疏 李綱

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

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啓行以慴戎心以鼓士氣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宫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旁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北蕃之衆敢

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皆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其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控攔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曽不深計而熟念之也事勢一去不可

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
不得已臣有愚計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
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
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
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
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
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

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
避安禄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
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朕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
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揺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
守則守而勿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
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妝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
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
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

有大於此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

乞復李綱舊職疏　陳東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

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専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賛其役邦彥等莾畧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寳位遽有變亂之虞邦

彦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敵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内北人之性急則怗服緩則恣睢闕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彦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驟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敵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彦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聞邦彦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曽不知祖宗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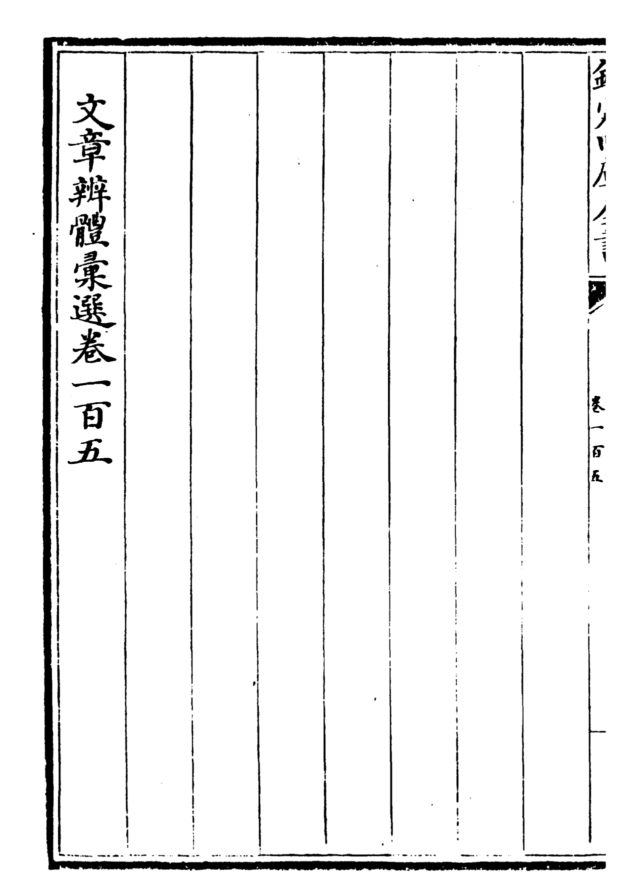
得之甚難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為避水計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奔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左右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若綱用兵小挫

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網小挫而加罪乎

論恢復疏　岳飛

敵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庶堪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敵人可滅
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

宋 賀復徵 編

疏二十

興復關中疏 宋虞允文

臣以孤遠之蹤曲蒙陛下親擢聖恩不一實為非常之遇但以才力凡微未有毫髮報効媿懼并心敢因便令輙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

默運成算不遺規模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冀禆萬一臣既聞敵中之亂敵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陜西盖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固有次序而莫先於此臣嘗所憂者大將相與因循無一肯出力為國家任責兩日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謹録呈進臣觀其書意知敵為甚怯知其兵為可用知民心為已歸知糧道可以取足於西人

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於一舉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戰未决尚以為疑也自敵使及境而去或以為敵中方亂有所未暇或以為敵人未肯歸疆將有所要致於我以臣愚慮二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因璘之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已臣博采輿論謂中原之敵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樽駐信陽李道廹新野唐鄧之

間各因其險而固守勿與敵戰因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敵不能進兵以援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振關輔則寳雞之敵知其無援又為西人之所兵棄若不請降亦必引兵渡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可

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臣聞兵好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察納其說而熟計之潛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府使戮力以收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廹於愚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論守淮宜立三鎮疏　辛棄疾

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為險然江之為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

者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邊防規恢遠畧況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管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寛聽蓋兩淮緜地千里勢如張弓若敵騎南來東趨揚楚西走和廬苟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

吾重地兵分為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為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為首而淮西為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瓦梁堰為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尾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

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
皇帝神武之兵當之敵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
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冦其去也唯滁之兵為
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
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况今敵人之勢一犯吾境其
所以忌吾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
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
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於東城廬城和於

西金湯屹然所以為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埶禁可以截然分斷敵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為三大鎮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寛其繩墨而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敵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敵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敵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

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以為守而秦人閒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請持三年之服疏　胡寅

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邊塵永訣不復實由尼雅滿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

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伏覩十二月二十五日聖
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
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
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
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
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
為誰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
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讐殄而後除

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縗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虢梁

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旅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前日詔書令大將軍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師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畫撲滅仇讎之策勇者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

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於陛下不亦善乎昔子思論喪禮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葢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它日追悔尚可及耶

請罷毬馬疏　楊萬里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

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疏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强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

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一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葢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欲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横潰决裂

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偕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令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於遊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於危而儆於安令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道塗相傳萬機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

高漸離之筑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敵而獵田彘詭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田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名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敵國雖强其强易弱也

論神威疏 楊萬里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於天下也有威

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然則孰

為威曰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人主不可離於

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

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

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

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

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

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劃然

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

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益恃者以明出於已為矜而以明出於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

其一而不防其二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

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徳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㷟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隨子鼂弑隱禄産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

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跡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氷臣不勝忠憤

請勿議和䟽　楊萬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

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葢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鋭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鋭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鋭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鋭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

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覇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逆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抑之於抑欝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

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强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二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

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赳復神州之志天下仰日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

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即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

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敵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葢可鑒矣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葢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

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僨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湔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

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論宿將疏　楊萬里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畧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

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悦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晏沈浸汩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

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益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楝有楝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益千百年之松柟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向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効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伐病之能

哉此將相新舊之辯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

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為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為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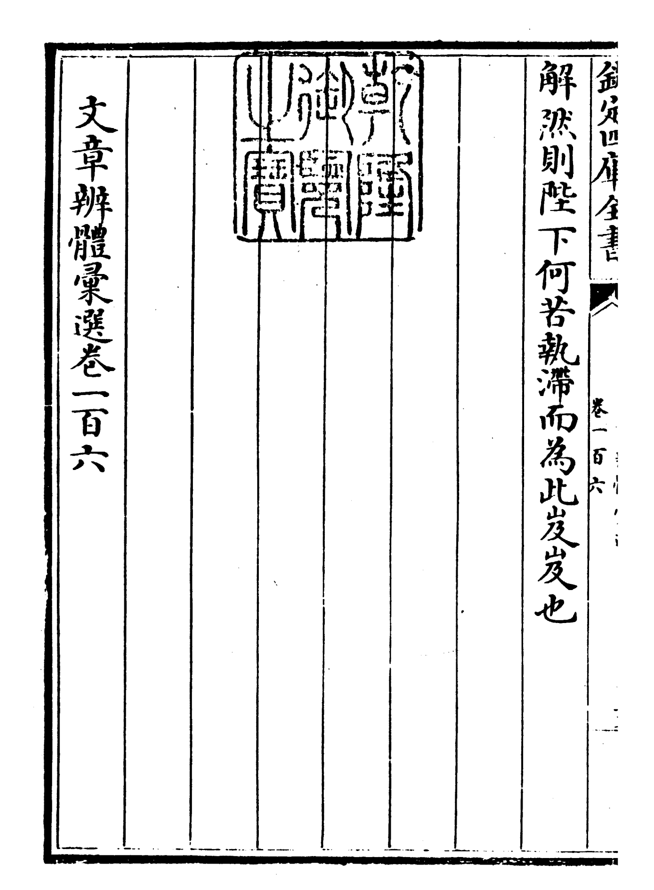
有所藴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論人心可畏疏　陳良傅

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

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若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侍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昔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

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發起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雖然破疑為笑在蹙頞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强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





解然則陛下何若執滯而為此岌岌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六